



幸福来敲门

严歌苓 著 <<<< XINGFULAIQIAOMEN

幸福是不管一路颠簸 都双手紧握

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幸福来敲门

严歌苓 著 <<<< XINGFULAIQIAOMEN

幸福是不管一路颠簸 都双手紧握

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来敲门 / 严歌苓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80755-992-4

I. 幸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10785号

书 名: 幸福来敲门

著 者: 严歌苓

策 划: 温廷华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李 爽 李 伟 尹志秀

特约编辑: 甄煜飞 秋 水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装帧设计: LING 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35/43

传 真: 0311-88643234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580千字

印 张: 26

版 次: 2011年2月第1版

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992-4

定 价: 3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北京某部委家属大院，一个上了年纪的、沙哑的声音叫着：“306，江路！接电话！”

“来啦！”江路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匆匆穿过院子，朝小卖部跑去。

正在二楼阳台上晒棉被的钱淑华撩了撩自己齐耳的花白头发，探头朝院子里瞅了一眼，瘪了瘪嘴道：“一早上就是叫她的电话！大礼拜天的，街坊四邻连个懒觉都睡不了！”

钱淑华的孙女宋征闻言，也跑到阳台上，朝楼下望去。当她看见衣着时髦的江路，目光便不由自主被她的紧身長风衣和飘拂的长发吸引住。

看见宋征发呆的模样，钱淑华生气地低声嚷道：“一把岁数了，捋飧得跟个妖精似的！”

宋征似乎没有发现钱淑华的神情不大对头，反而赞叹道：“姥姥，那件风衣够飒的！”

钱淑华心头火起，一把抓住宋征朝屋里推去，“赶紧去厕所做大扫除！”

宋征溜进厕所，顺手关上了门，随后从衣兜里掏出一支唇膏抹到嘴唇上，看着自己的嘴唇由绿变红，她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这时，门外传来重重的敲门声和姥姥钱淑华的问话声：“征征，干吗呢？”

宋征赶紧答道：“您不是让我打扫厕所吗？”

厕所门外的钱淑华又说道：“你在打扫你的脸吧？我告诉你啊，给我把那绿口红擦干净！”

宋征吐了吐舌头，嘟囔道：“玩玩都不行啊！”钱淑华虎着一张脸，声音也提高了几分，“快着点儿！马桶里里外外都得刷，听见没有？做工作得有责任心，领导在和不在都一个样儿。”说到这儿，钱淑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侧耳听了听厕所里面的动静，随即便怒吼起来：“还有，不准用我刚挂的那两条新毛巾，听见没有？”

厕所里的宋征听到姥姥的话，从镜子里瞥了一眼挂在铁丝上的两块颜色艳丽、折痕锋利的崭新毛巾，撇着嘴说道：“每回给我爸相亲，您都弄这些假大空！”

钱淑华在门外说道：“让你别用你就别用。”

宋征装作没有听见姥姥的话，故意说道：“哟，这新毛巾就是软！”

钱淑华伸手猛拉门闩，气急败坏地嚷嚷道：“让你别碰它你还碰！”

宋征躲在厕所里乐不可支，她美美地看着镜子里自己鲜艳的嘴唇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看您急的！没碰！还给您留着接待我爸的下一个对象呢！”

宋宇生戴着一顶黄色头盔，全身黑色的皮衣皮裤，骑着一辆摩托车轰然而来。风掠过他的脸庞，让他感到无比惬意，但他根本没有想到，前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。

街角，两个老太太蹲在一个卖大白菜的摊子前挑着大白菜，她们一边翻检一边将挑出来的大把烂叶子和菜帮子往身后扔着。

就在这时，宋宇生的摩托车拐了个弯，丝毫没有减速的车身大大倾斜，几乎跟地面成四十度夹角。

轰的一声巨响，摩托车应声倒地！倒了的车和人在烂菜帮、菜叶上“溜冰”……

过了好半天，宋宇生才费劲地爬了起来，弯腰去检查自己的摩托车，好在除了车灯被摔得粉碎外，没有其他大碍。

买白菜的老太太们看到宋宇生站了起来，都松了口气，其中一个说道：“送电报也别那么急呀！”

旁边的小男孩笑着说：“他是宋征他爸，不是送电报的。”

另外一个老太太说道：“那急什么呀？！”

宋宇生听到她们的对话，尴尬地对她们一笑，“没事儿，呵呵，一不留神、一不留神。”随后将摩托车扶了起来，跨上车开始猛踩引擎。

这时，先前说话的老太太从身后一个宣传栏上撕下一片纸，递给宋宇生道：“给，擦擦！”

宋宇生顺着老太太的目光瞧去，发现自己的皮裤上沾了一摊烂白菜。他接过老太太手里的纸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谢谢大妈！”

老太太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，而是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的皮裤看，一边看还一边称赞道：“这裤子好！要不腿该摔烂了！”

另外一个老太太也接嘴道：“帽子也好，脑袋没开瓢儿！”

说完，俩老太太都看着宋宇生笑了，“不送电报把电驴儿开这么快干吗？不惜命啊？”

宋宇生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，他指了指地上那处结冰的地方，“我哪知道这白菜帮子底下还有埋伏啊！”宋宇生的笑容很烂漫，皱纹和胡楂儿都挡不住。

江路站在小卖部外面，拿起放在窗台上的电话话筒，用手捂着话筒打了个哈欠，然后对着话筒说道：“……不是推辞，陈先生，今晚真的没空儿……星期三也不行，晚上团里彩排。再说吧，好吗……等忙过这些日子再联系……谢谢了。当然得谢了，饭不吃，心领了！”

江路挂断电话后，随即飞快地拨了一个号码，“姐，我不想再见那个 David Chen 了……什么？那好吧，你煎完鸡蛋给我打过来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快着点儿啊！”

与此同时，钱淑华走进宋征宋隽姐弟俩的卧室，一把撩开床上的被子。躲在被子里的宋隽猛一翻身，把脊梁冲向她。钱淑华戏谑道：“哟，这大扁头是谁呀？”

宋隽一下子转过脸，“哪个大扁头？”

钱淑华指着他道：“这不？脑袋睡成大烙饼了！来，咱穿上新衣裳！”说完，随手把一件灯芯绒夹克抖开。

宋隽不屑地看了一眼，“这又不是新的，梅阿姨来的时候就穿过了！”

这时，宋征走了进来，见状说道：“不会吧？穿山甲又要来了？”

钱淑华不解，“什么穿山甲啊？”宋征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连忙转身在小书架上找自



己的参考书。宋隽坏笑道：“就是那个梅阿姨。”

钱淑华皱了皱眉头，“谁给人家起的外号？宋征你干的吧？”

宋征朝宋隽挤了一下眼，宋隽赶紧心领神会地抢答道：“是我起的。”

钱淑华伸手戳了戳他的额头，说道：“你少给你姐打掩护。你们俩都给我听好了——今儿来的阿姨姓赵，你们叫她赵阿姨。记住喽，别叫错了，啊？”

宋宇生把摩托车往树干上一靠，一只手摘下头盔。他的腿显然在刚才的车祸里受了点伤，走路一蹶一蹶的。

此时，百无聊赖的江路正翻着一个精美的小通讯录，被急匆匆走来的宋宇生挤到一边。她使劲地看了他一眼，希望他注意到她的抗议，而宋宇生却浑然不觉。

宋宇生抓起电话便拨号。少顷，电话通了，他肩膀抽紧，吞咽一大口唾沫。

宋宇生：“喂！喂，我到了！”

电话里传出钱淑华的声音：“这儿没有叫‘喂’的！”

宋宇生：“对不住对不住，妈，您老早安！”

一旁的江路觉得他的语态姿态都有点奇怪和滑稽，她仔细打量着他——皮夹克的袖子上挂着一片糟烂的白菜。

电话里继续传来钱淑华的声音：“谁跟你贫嘴啊？四十大几的人了，还不学学礼貌！”

钱淑华的声音很大，连一旁的江路都听见了。她看到宋宇生把话筒从耳朵上挪开，心里暗自觉得好笑，不由得又上下打量了一下宋宇生——靴子上厚厚的尘土。

宋宇生继续对着话筒说道：“我今天不是没迟到嘛，对不对……我呢就不进去了，省得您见了我更来气。我在小卖部这儿等着，劳驾您让俩孩子带上牙刷毛巾，明儿晚上我再送他们回来。”

钱淑华回答道：“今儿他们不去你那儿了……”

宋宇生急了，“不是说好了这礼拜孩子们在我那儿住一宿的吗？您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呀？”

看着宋宇生的模样，连江路都忍不住为他紧张起来。

钱淑华道：“是我变卦还是你变卦？那我问问你，俩孩子这月的生活费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给啊？”

宋宇生一下子就沉默了，电话那头，钱淑华依旧不依不饶，“我问你话呢？”

过了片刻，宋宇生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我买了个镜头，下、下个月我一定给补上。”

钱淑华说道：“你听听啊，为了你那点儿个人爱好，你连孩子的饭钱都敢贪污，你还有点责任心吗？”

宋宇生极力忍耐着申辩：“这是两码事儿！”

“怎么叫两码事儿？就凭你这态度，就说明你连最起码的责任心都没有！”钱淑华的声音比先前更大了。

宋宇生不禁心头火起，也忍不住提高了嗓门，“我怎么没责任心了？”

“你嚷嚷什么？！”钱淑华也毫不示弱。

宋宇生赶紧把话筒挪得离耳朵更远处，冲着话筒吼道：“是您在嚷嚷！”

“我可不嚷嚷吗？啊？我莉莉都让你那摩托车给摔死了，我还没好好跟你嚷嚷呢！这些

年，我一直憋着呢，我跟你嚷嚷过吗？”钱淑华的声音更大了。

宋宇生无奈地妥协道：“好好好，您嚷嚷，您嚷嚷！我听着呢，您慢慢说。”

那边反而安静了。一旁的江路看着他的表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心里越发地紧张了。

宋宇生下意识地拿起窗台上一瓶牛奶攥着，显然这是谁家尚未领走的牛奶。他的手紧紧捏在牛奶瓶上，指关节死白死白的。江路怕他把奶瓶打了，轻轻伸出手，把奶瓶抽出来。

宋宇生突然醒悟，冲江路点头哈腰道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！您的奶？”

江路先是一阵窘迫，随后又突然笑起来，“胡说什么呢你？”

宋宇生这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语言有些不雅，忙不迭道歉，“对不起对不起，不是那意思！”

江路笑道：“快打你的电话吧！”

宋宇生举起话筒，继续对江路说：“真是对不起！”

电话里的钱淑华还在说着话：“你当然对不起我了！那天晚上，要不是你让你那浑蛋同学骑你的车去接我莉莉……莉莉走了以后，你怎么跟我赌咒发誓的？你说你再也不碰那辆摩托车了！”

宋宇生尴尬地说道：“妈，这儿有人等着打电话呢……”

钱淑华根本就不买账，继续吼道：“又不爱听了？不爱听我也得讲。我就莉莉这么一个闺女……”

宋征和宋隽姐弟俩在客厅门口听姥姥和父亲通话，宋征小声地说道：“我莉莉才三十二岁……”客厅传出钱淑华的声音，果然说的是宋征刚刚预言的话。

宋征继续小声地说道：“她要是活着，今年整四十……”钱淑华立即也说出了同样的话。宋征转过头，悄悄对弟弟宋隽耳语道：“下边该说当教授的事了……”

屋里的钱淑华果然说道：“……肯定给提拔成副教授了。”

宋征看弟弟宋隽一眼，意思是：怎么样？我猜得一点不差吧？

钱淑华继续说着：“看着这俩孩子，我成天就怕啊，他们那没正形的爸爸可别给他们找个恶婆子后妈……”

宋宇生站在小卖部窗口，对着话筒说道：“谁给他们找后妈了？不是您整天给我操办，左一个右一个给我介绍对象吗？”

江路听见，不知是该笑还是该悲哀。这时，就连小卖部的老头都听不下去了，他从窗子里伸出手来，拍拍宋宇生的背，说道：“我说你这人没完了？人家还等着接电话呢！”

宋宇生看看老头，又看看江路。江路同情地一笑，笑容也像是知情者似的。他忽然发现这个女人很好看，接着对着话筒说：“有人等着用电话。反正我就在这儿等征征和隽隽，我等定了！”说完挂了电话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穿着蓝色西装的中年女人从小卖部旁边走了过去。

那女人径直走进了钱淑华家的门洞，和迎上来的钱淑华寒暄起来。

屋里，宋征连忙关上了门，对宋隽说道：“哎，待会儿你见了这个赵阿姨，就叫她梅阿姨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宋隽不解。

宋征说：“姥姥肯定会说，叫错啦，这是赵阿姨！你就说，噢，上次不是梅阿姨吗？您给爸找这么多对象，谁记得过来呀……”

这时，外面的门铃响了。钱淑华在门外叫道：“征征，开门啊！”

宋征一边起身一边叮嘱弟弟宋隽：“记住了？”

宋隽不满道：“你自个儿怎么不说？”

宋征瞪了他一眼，“我说了姥姥准得骂我。”

宋隽说道：“噢，我就不怕姥姥骂了？”

门铃又响了，宋征最后给宋隽说了一句：“姥姥那么疼你，你说什么都挨不了骂。”说完就赶紧跑去开门。宋宇生站在小卖部外，看着江路不紧不慢地拨号。

少顷，电话通了。江路对着话筒说道：“姐……刚才一直有人用电话。”她看了宋宇生一眼，又说道，“嗯……那个……是，是不太方便。”说完又看了宋宇生一眼。

宋宇生听出味儿来了，往远处走了走。

江路这才又说道：“你就叫他别再给我打电话了……我推三阻四，他装傻！你直接跟他说就完了呗……就这么着了啊！”

宋宇生远远地看着江路，留神到她的对话。江路挂了电话，把话筒递向宋宇生的方向，问道：“还打吗？”

宋宇生客气地推辞道：“你打你打。”

江路说：“你先打吧。”

宋宇生继续客气地推辞，“你先打你先打。”

江路无拘无束地笑了起来，“不是挺有礼貌的嘛，怎么说你没礼貌？对不起啊，老太太中气忒足了，不想听也听得见。”

宋宇生无奈地笑了，“我丈母娘。”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：“前丈母娘。”

江路点了点头，“知道。”

宋宇生奇怪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江路朝着小卖部的窗内扬了扬下巴，“连大爷都听见了。”

宋宇生一阵尴尬，赶紧从江路手里接过话筒，埋头拨号。

江路突然又说道：“等等！”宋宇生转过脸看着她，她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小药瓶，从里面取出一块酒精棉球，又从他手里拿过话筒，用棉球擦着话筒。

宋宇生戏谑道：“爱委会的吧？”

江路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“什么？”

宋宇生笑道：“你单位啊？在爱国卫生委员会上班？”

江路也笑了，“公用电话最不卫生了。再说，我感冒刚好。”

宋宇生道：“我这人一辈子也没得过几次感冒。”

江路说：“才多大呀你就一辈子？”

宋宇生扬了扬眉毛，“反正比你大多了。”两个人对看一眼，眼神都有点特别。

江路面对着宋宇生赤裸裸的目光，有点自持不住了，她转身朝向窗口，向小卖部的大爷问道：“大爷，方糖来货了吗？”

“来啦。”大爷随即把一盒咖啡专用的方糖放在了隔板上。

江路问：“加上刚才的电话费，一共是……”

“两块六。”

江路一摸口袋，发现钱包没带，尴尬地对大爷说道：“对不起大爷，我忘带钱包了。”

“没事儿，你先拿走用着，有空再说。”大爷豁达地挥了挥手。

“别价啊，反正我也没事儿，我这就给您拿过来。我还有电话要打呢。”江路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
宋征正往茶壶里灌开水。她手脚麻利，一看就是个很会做家务的女孩。

钱淑华进来说：“这个赵阿姨还是个科级干部呢。”

宋征淡淡回道：“咱家有您一个科级干部还不够？”

钱淑华不动声色地继续说：“我看挺不错的，你也帮着你爸看一眼？”

宋征说：“姥姥您可真逗，给我爸找对象吧，得您先跟人约会，得您先看得上。您看上管什么用啊？”

钱淑华说：“我不把关行吗？将来吃苦的还不是你们姐儿俩？有几个好后妈呀？后妈都是妖精！”这时电话铃声响起。

钱淑华揉着心口说：“肯定又是你爸，还想接着气我。哎哟，气得我心窝子直疼。”

电话那边的宋宇生愁眉苦脸，“妈，坐摩托车是孩子自己提出来的，求我求了一年了，就想坐一回，去一趟香山……您要是不放心，我就不骑车带他们去，还不行？”

这时，江路手里拿着方糖又回来了。

宋宇生朝旁边让了让地方。江路走到窗口，她瞥了一眼宋宇生。宋宇生的脸上显出耐烦的表情，“好吧好吧，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”宋宇生挂了电话。

江路走过来问：“大爷，您这儿有没有老虎钳子借我用一下？”

大爷回道：“我这儿只有一把斧子，冬天劈劈柴用的。要老虎钳子干吗呀？”

江路说：“出来得急，钥匙给反锁在屋里了，我想把锁给撬开。”

宋宇生自然地问了一句：“什么锁呀？”

江路看了看他说：“最普通的那种。”

宋宇生跟着江路走到她的宿舍门口，把头盔放在了门口旁边的杂物柜上，然后用改锥对准了锁扣的连接处，他吸了一口气，忽然转过头来和江路说：“撬啦？”江路点了点头。

宋宇生一发力——锁扣带着两个螺丝钉被撬了出来！

宋宇生说：“好了，把钥匙拿来。”江路进了门，微微弯下腰，拿起钥匙并递给了宋宇生。

宋宇生打开锁，看了看门框和房门，然后在锁扣原有位置的下方，重新安装锁扣。

江路说：“你还挺在行的呀。”

宋宇生略带自豪地说：“嘿嘿，小意思……”

江路忽然笑了起来。宋宇生也突然觉得自己的话很有歧义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哎，撬别人家的门这可是头一次啊！”

江路微微笑着，“你怎么这么敏感啊？”

宋宇生理所当然地说：“这么说话容易让人误会。回头啊，让你们那口子找点腻子 and 油漆，把这几个钉子眼儿补上，要不挺难看的。”

江路迟疑了一下，“我没那口子……一个人。”宋宇生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。

宋宇生试探地说：“要不，我来帮你弄？”

江路说：“不麻烦了，回头找一下房管站就行了。”

这时，宋征的喊声从外面传了过来，“爸——爸爸，你跑哪儿去了？”

宋宇生脸色一变说：“叫我呢，我先走了。”宋宇生急忙转身朝楼梯口走去。

江路小声说了句：“谢谢！”宋宇生头也没回地摆了摆手，眨眼间消失在拐弯处。

宋征在摩托车跟前转了一圈，忽然发现了匆匆而来的宋宇生。

宋征叫了一声：“爸！”

江路站在窗前，看着远处的宋宇生和宋征说着什么……

宋征带点怨气地说：“爸，你跑哪儿去了？”

宋宇生微微一笑，“爸学雷锋去了，给人帮了个忙。”

宋征说：“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女的从这儿进去？”宋宇生摇了摇头。

宋征有点儿鄙夷地说：“就是穿一身特土特土的蓝西服，长得特像考拉的……是姥姥给你找的新对象！”

宋宇生不自然地说：“没看见。你弟弟呢？”

宋征低声说：“姥姥把他给扣住了。”

宋宇生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宋征说：“姥姥说，你上月才给了一半生活费，所以只让你带我一人走。”

宋宇生着急地说：“哎，我跟老太太说了呀！我说这月我买了个新镜头，手头紧，下月一定补足！我找她去！”他气冲冲地就要上去。

宋征赶忙拦住他，“爸，你这会儿找姥姥打架不合适，她正给你相对象呢！”

钱家客厅内，钱淑华和赵女士面对面坐着。赵女士年近中年，还算面目端庄秀丽，遗憾的是一副宽边眼镜过分厚重，再加上古板的“四联”烫发，深蓝西服，翻出洁白的衬衫领，显得十分中性。

钱淑华指着一本相册上的照片对她说：“这是宇生刚跟我女儿谈恋爱的时候，嗨，说是女婿，其实也是半个儿子。我老伴儿去世前，在床上躺了一年多，都是宇生伺候的。”照片上的宋宇生穿着军装，看样子也就二十来岁。

钱淑华自顾自地说着：“我这女婿吧，真没别的毛病，就是爱玩车，还有就是照起相来什么都忘了。”她随手搬过一大摞早就预备好的杂志接着说道，“翻翻吧，这里头有不少照片是他照的，还得过国家大奖呢。”边说边把那摞杂志放到赵女士的膝盖上。

赵女士的膝盖一沉，有点尴尬地说：“哟，这么多！”

这时，钱淑华听到宋宇生在楼下喊：“宋隽……宋隽……”

钱淑华脸色微沉，“隽隽！不准答应他！”说完，她自己推开阳台的门对着外面的宋宇生说：“……干吗？宋隽病了，歇着呢！”不一会儿，敲门声响了起来。

钱淑华应了一声走到门厅，一回头，见外孙眼巴巴地从卧室里探出头。

钱淑华脸色阴沉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回你屋去。”

宋隽有点委屈地说：“那我姐凭什么去香山？”

敲门声愈发急促，宋宇生在门外气鼓鼓地敲着门。

门打开了，钱淑华沉着脸站在门里。

钱淑华一副领导的腔调说：“来得正好！该换煤气罐了，给我跑趟腿儿吧。”

宋宇生有点儿着急地问：“宋隽什么病？”

钱淑华自顾自地说：“我还等着用煤气烧开水给客人沏茶呢。喏，这是本儿。”

这时，宋征气喘吁吁地追赶上来。

宋征说：“爸，还走不走啊？再晚干脆甬去了，野餐改夜餐算了！”

宋隽听到声音从卧室里走出来。宋宇生赶紧问他：“你发烧了？”

宋隽生气地说：“谁发烧了？我也要坐摩托车去香山！”

钱淑华吼了一声：“敢！你妈就是坐他这辆车摔死的！”

宋宇生听了心里一震，赶紧安慰孩子说：“给姥姥换了煤气我就带你们去。”他转头对着钱淑华说：“一礼拜我才见孩子们一次，您还横加阻拦？您老这么拆开我们父子，忍心吗？”

钱淑华急了，“我拆开你们？我问你，隽隽五岁那年，你把这俩孩子带到北海，让他俩等在大太阳底下，说是照两张照片就回来，结果让孩子等了几个小时？要不是征征机灵，自己找到路回家，非中暑不可！照个相都能把孩子照忘了！我告诉你，在给孩子们找到个好继母之前，你甬打算带他们出远门！”

宋征嘟囔道：“再说了，香山又不远！”

钱淑华挥了挥手说：“行！要去，我跟孩子们一块去。”

宋征哭笑不得地说：“姥姥您爬不动山！”

宋隽跟着说：“就是，您不是还得给我爸包办婚姻吗？”

钱淑华瞪了一眼宋隽，“胡说什么！这词儿哪儿来的？”她回头看着宋宇生说，“这都是你教的吧？”

宋宇生委曲求全地说：“妈，您饶了我吧！您看看您给我找的那一个两个的……”

宋征小声嘀咕道：“对啊，不是穿山甲，就是考拉！”

钱淑华转而盯着她厉声道：“你住嘴！”

宋宇生轻轻地说：“妈，我要是想找女朋友还用得着您张罗吗？我是不想让孩子跟着后妈受委屈！”

宋隽也跟着嘀咕：“可不，后妈都是妖精。”

钱淑华冷冷地说道：“住嘴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不答应，今天谁也别想出门儿！”

宋宇生说：“那好，不出门了。”他转过身，对两个孩子说：“把吃的拿出来，铺上塑料布，爸爸就带你们在客厅里野餐。”

姐弟俩大声抗议，“不干！”

宋宇生根本没理他们的抗议，“渴死我了，征征，还不给我倒杯水。”

他推开客厅的门就往里走，正好看见赵女士正端着茶壶往一个杯子里倒茶。

赵女士抬起头，一脸尴尬地说：“茶行吗？”宋宇生顿时僵住了。

江路拿着宋宇生的摩托车头盔来到小卖部前。

江路说：“大爷，钱给您放这儿了。”

大爷探出头来关切地问：“门打开了？”

江路微笑着说：“打开了。大爷，您知不知道刚才那人住哪儿？他头盔忘在我那儿了。”

大爷略微思索了一下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江路说：“我也才搬来没多久。那人他常来这儿？”

大爷说：“一礼拜来一回。没事儿，你就搁我这儿吧，一会儿他准会回来找，车不还在那儿吗？”

江路说：“他不是这部里机关的？”

大爷笑着说：“哟，这一个部好几千人呢，我可弄不清。”

江路拿着头盔，表情有点尴尬，有些进退两难。

钱淑华家楼下，几个孩子围在门洞前玩魔方。一楼有个老太太在杂乱的封闭阳台上码大白菜，人们称她“小光奶奶”。另一个胖老太太在阳台外跟小光奶奶进行喊话式闲聊。

江路拿着宋宇生的摩托车头盔走过来。

老太太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儿，紧盯着她。

胖老太太低低地说：“……小车送回来的就是她。”

小光奶奶看着江路风衣下露出一截蕾丝边，“一早上净听见喊她的电话！都快中午了，睡衣还没换呢。”

江路不知道老人们议论的就是自己，她问孩子们：“你们谁叫宋隽呀？”

孩子们立刻围上来。

孩子甲：“找胖子的！”

孩子乙：“他爸的头盔……”

孩子丙指着楼上，“就那儿，二楼，201！”

江路微笑着说：“谢谢啊。”

等江路走进门洞，胖老太太立刻问孩子们：“是找宋隽他爸的？”接着又转过脸对小光奶奶说：“这下热闹了。当爹的要给姐弟俩找上这么个后妈，钱大姐得吐血！”

这时从三楼阳台探出身子的吴大妈接上了话茬儿：“那天晚上用小车送她回来的那个男人，一看就是港澳同胞。”

钱家客厅内，钱淑华从茶几的玻璃板下拿出两张票，撕下一张递给赵女士，“明天晚上七点，你们去看场演出。”赵女士愣愣地接过票。

钱淑华把另一张票递给宋宇生，“宇生，这是你的。”宋宇生也默默接过票。

钱淑华说：“别的我请不起，请你俩看场戏什么的还行！你们俩呢，先有个初步了解。成了好，不成呢也是好同志、好朋友，啊？”

英俊洒脱的宋宇生让赵女士不敢面对，而正经古板的赵女士则让宋宇生不忍面对。

赵女士有些慌乱地从皮包里拿出两盒蜂王浆，对钱淑华说：“这是我妈叫我带给您的。”

钱淑华客气地说：“你妈可真是的，同事几十年了，还弄这些客套！”

赵女士看了宋宇生一眼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钱淑华挽留道：“哎，吃了午饭再走吧，我让征征到食堂小灶要俩炒菜！宇生，还不赶快去换煤气！”

宋宇生如释重负地起身对赵女士说：“您先坐着啊。”

这时候敲门声响起。宋征从厨房直接去开门。

江路站在门口，把头盔递给宋征，“这是你爸爸的。”

宋宇生在里面听到江路的声音，赶紧往门厅走——正迎上江路的目光。

江路指了指头盔，“你走得太急了。”

这话有点歧义，所有的人都警觉地将目光转向宋宇生。

宋宇生有点心虚地说：“太谢谢了！”

赵女士的脸上显出某种疑惑的表情。这个明显的变化立刻被钱淑华看在眼里，她急忙起身快步走到门厅，把宋征推进屋并反手带上门，她的身体挡住了宋宇生，形成了与江路的单兵对峙。江路有些紧张，微微鞠躬说：“伯母好！”

钱淑华盯着江路的风衣下摆，里面的睡裙露出一截蕾丝边。

钱淑华刻薄地说：“您不冷啊？看着您我都冷。”

江路不在意地转向宋宇生一笑，“我就不打扰了，再见！”

宋宇生早被钱淑华的举动惊得魂飞魄散，干涩地说了一句：“哎，再见……”

江路转身离去，高跟鞋在楼梯上清脆地敲打着。

钱淑华毫无表情地转过脸对宋宇生说：“别在这儿愣着了，赶紧换煤气吧。”

江路朝自己住处的方向走去。小卖部的电话铃声再度响起。

大爷大声喊：“喂……等会儿啊，江路！正好，还是你的！”

江路返回身说：“谢谢啊，大爷！这一大早儿的您尽为我忙乎了。”

她抄起电话，“喂……怎么了姐……谁不思悔改？谁顽固不化？怎么说话呢？”

宋宇生戴着头盔，拎着一个脏兮兮的煤气罐朝大树下的摩托车走去。他看到了正在打电话的江路，他的视线再次被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吸引。

江路转头一瞥，发现脚步匆匆的宋宇生快要撞到大树了，连忙喊了一声：“看路！”

宋宇生立刻停下脚步，看着江路不知所措。

江路指了指前方，“树！”宋宇生转过头来时，头盔正好撞到了大树上，发出了沉闷的响声。江路捂着嘴笑了。

宋宇生尴尬地晃了晃脑袋，他冲江路笑了笑，然后把煤气罐捆绑在摩托车后座上。

电话里传来姐姐江沛的声音：“喂？江路！江路！你在吗？”

江路回过神儿来，边盯着宋宇生，边漫不经心地说：“……我听着呢……”

宋宇生动作麻利地跨上摩托车，一溜烟儿地消失了。

电话这头的江沛正坐在自家客厅里拿着电话：“跟谁说话呢？什么路啊树啊的？”

江路那边回答道：“没事儿没事儿……”

江沛说：“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”

江路重复道：“不思悔改，顽固不化！你看你用的这些字眼儿，简直就是跟阶级敌人，哪像对自己的亲妹妹……”

江沛厉声打断她，“你少跟我油嘴滑舌的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！”

江路说：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可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，没感觉就是没感觉，这事我骗不了自己，你总不能逼着我跟人登记结婚吧？”

窗口里的大爷看了江路一眼。江路压低了声音，“姐，你别让我站在院子里跟你说这事儿行吗？回头咱家里聊……好，挂了。”

江沛挂断了电话。江沛的丈夫王一涤把一杯茶放在了她的手边，他系着围裙，挽着袖子，显然正在厨房里忙乎。王一涤说：“说通了？”

江沛气鼓鼓地喝了一口茶，发觉味道与以往不同，她皱着眉看着茶。王一涤赶紧解释道：“八宝茶，兰州朋友带来的。到了秋天，女人就要开始进补了。”

江沛的表情这才缓和下来。

王一涤自顾自地说：“我这小姨子啊就是太较真、太固执！沛沛，我把话提前给你放在这里，她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……”

江沛有点儿不高兴，“行了行了啊！你还嫌她不够背的吗？”

王一涤说：“你知道我的意思，我也是恨铁不成钢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感情这东西是不好勉强的……”

江沛一听来气了，声音不由得提高了，“我不勉强行吗？江路今年三十七了，还一个人在那儿傻了吧唧地晃悠呢，这哪天算一站啊？”说完气呼呼地进了卧室。

她打开了衣橱，翻找衣服。王一涤跟了进来，“你去哪里，沛沛？”

江沛低着头说：“找她去！”

王一涤说：“红烧肚不吃了？”

江沛带着怨气说：“我还有心思吃吗？我吃得下吗？”

王一涤递过一件外套，“穿这个好了。”江沛接过外套，急匆匆走出卧室。

王一涤追了出去，“马上就中午了，吃了饭再去也来得及！”

江沛并没有回头，只是说：“你先自己吃吧！”

几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女孩憋着笑、憋着坏悄悄地来到江路家门口，猛敲一下门就一哄而散，然后在楼梯间齐声叫起来：“臭美带辣椒，一走一扭腰……”

江路倚门站立着，也不生气，也是憋着乐、憋着坏，等待孩子们的再次袭击。当轻轻的脚步声和轻轻的喘息声再次响起，江路突然大声唱起歌来：“百灵鸟——在蓝天飞过……”

孩子们愣了，然后伸头窃笑。

这时，赵女士从楼洞里走了出来，脸上是满意的表情。听到歌声，她朝歌声传来的地

方看了看……

敲门声响起。

江路正坐在小沙发上织头套，突然听到敲门声，她眼睛一转，顺手把头套套在了一个木制的头颅雕像上。

敲门声再度响起。江路拎起木头脑袋蹑手蹑脚走到门前，一只手抓住门把手，突然开开门，大声喊道：“臭美带辣椒，一走一扭腰！”并且举起了手中的木头脑袋摇晃起来，带着线团的头套舞作一团！

门外的江沛发出了一声尖叫，“啊——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”

江路看到是姐姐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得前仰后合。

江沛把江路推进了屋里，“干什么呀你？神经病！老大不小的了，发什么疯啊！”

江路笑得流出了眼泪，“我又不知道是你，我还以为那帮小坏蛋又来跟我起腻了呢……”

江沛对江路说：“在电话里你怎么说话的？”

江路不留情面地说：“我说的就是正经话！”

江沛苦口婆心地说：“人家 David Chen 脑袋上没毛儿那是遗传，是美中不足，看惯了就不是问题了。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存心跟我作对！”

江路拉长着脸说：“姐，你是来跟我打架的，还是跟我谈心的？”

江沛摇摇手说：“好好好，你接着说。”

“那个 David Chen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要是按征婚启事的那些条款来抠吧，人家一点儿毛病都没有，样样都挺吸引人——第二代的美国公民、美国会计师，单身、美籍华人，有洋房有汽车，年龄虽说大了我七八岁，可配我这三十七八的大龄女青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。可我就是没感觉。真的，一点儿感觉都没有！”

“你要什么感觉？”

江路脱口而出：“爱！”

“呸！老大不小的了，还整天爱呀爱的，你当你是十七八的大姑娘啊？我不拦着你爱，可你爱来爱去的结果是什么，你自己不清楚？还不长记性哪？”

江路看了江沛一眼，两个人随即陷入沉默……江沛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些言重了，缓和了一下脸色。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，气氛有点尴尬。江沛看了一眼小茶几上的闹钟——十二点整。

江沛温和地说：“走吧，到外面找个地方，吃点东西？”

江路显然还在气头上，硬邦邦地说：“没胃口。”

她默默地坐在床上，双手机械地织着头套。江沛从小沙发上站起身来，坐到了妹妹身边，一把揽住了她的肩，“你得往前走，不能让那件事儿恶心你一辈子，对吗？”

江路手中的活停了下来。江沛接着说：“咱不是挑三拣四的岁数了，咱得面对现实，对吗？”江路愣愣地看着姐姐。

江沛继续说着：“你交往过的男人都接受不了那件事儿，对吧？”江路点了点头。

“叫你瞒着不说，你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”江路又点了点头。

“中国男人就是过不了那道坎儿！别人不说，就说你姐夫，对我那叫一个百依百顺、无微不至吧？我呢，一个黄花大姑娘嫁给了他，一门儿心思相夫教子过日子，对吧？可他心里头还是觉得遗憾，特别遗憾！”

江路有点儿不解地问：“遗憾什么呀？”

江沛说：“我跟他认识以前，不是跟中文系的纪禹江好过几天嘛。”

“知道，没几天不就散了吗？”

“总共就看了两场电影，拉过一次手。你猜你姐夫怎么说？”

江路来了兴致，盯着姐姐。

“他说我就好比是一个青花瓷的碗，很精致、很好看，就是碗口给碰掉了一丁点瓷儿……”

江路有点吃惊地说：“他敢这么说你？”

“那天喝多了……我逗他，他也是借着酒劲儿才敢说出来。”

“照你这么一说，我这辈子就甭想嫁人了？”

“中国男人过不了这道坎儿，可美国男人不在乎啊。听老姐的没错——过了这个村儿，也许就没这个店了。爱是什么？爱就是过日子、生孩子，把孩子养大了再盼着孩子生小孩子。”

江路放下头套对江沛说：“我饿了。”

“别打岔！我的话你记住了？！”江路使劲点了点头。

钱家客厅里，趴在窗口的宋隽转过身来说：“姐，你觉得那个赵阿姨怎么样啊？”

宋征想了想说：“像考拉。”

宋隽调皮地笑了起来，“嘿嘿，赵阿姨像考拉，上礼拜来的梅阿姨像河马。”

宋征也微笑道：“咱爸说她更像穿山甲。”

“姥姥把咱家都弄成动物园了，好玩！姐，你说咱爸会看上谁？”

宋征想了想刚才那个，“考拉？”

“一点儿想象力都没有。”

“到底是谁啊？”

就在这时，钱淑华把门推开了一道缝——姐弟俩吓了一跳。

钱淑华厉声说：“征征，你爸是怎么认识那个妖精的？”

宋征微微一怔，“什么？”

“那个妖精，是不是你拉的皮条？”

宋征拿起了耳机，饭盒式的录音机前有一本英文书，“您说什么呢？这么难听！我怎么会认识她？”

“以后再看见你爸跟那妖精来往，立刻向我汇报，听见没有！”

“行。”

钱淑华刚转身，又停住对着宋征说：“你听见姥姥刚才说什么了吗？还是根本没听见？”

宋征立刻说：“听见了！”

“那我說什麼來着？”

“要是我爸跟那妖精來往，就立刻向您報告！”

宋征拧了一下录音机的键，里面全是英文课文。再看姥姥，只见她嘴巴很夸张地张合着，却完全成了无声默片了。宋征心里偷偷地说：录音机里传来的英文朗读正配姥姥的口型，好玩！

这时候宋宇生正在连接煤气灶与煤气罐之间的阀门。

钱淑华试探地问道：“宇生，你觉得小赵怎么样？”

宋宇生没说话，只是低头把耳朵伸向阀门处，一拧开关——随即传来“哧”的一声。

宋宇生关上阀门直起身，“好了。”钱淑华递过一杯水，“我问你话呢。”

宋宇生没说话，接过水一饮而尽。钱淑华依然看着他，显然是等待答案。宋宇生有点犹豫地说：“说实话？”

钱淑华点了点头。宋宇生不客气地说：“像考拉。”

钱淑华有些不悦地说：“老大不小的了，你能不能说句正经话？宇生啊，其实人家小赵不难看，就是那副眼镜戴得有点老成。你说呢？”

宋宇生直接说道：“没感觉。”

“你以为你还是跟我莉莉谈恋爱的岁数？现实一点吧，再过几年你就奔五十了。”

宋宇生有点不高兴地说：“妈，这事儿您往后能不能不操心了？”

钱淑华认真地打量着女婿，想了想，终于下了决心说：“好！可这一次你得答应我，我跟小赵她妈是几十年的老同事了，咱不能匆匆见个面就把人家给打发了，你让人家这面子往哪儿搁？往后我跟她妈还怎么见面？”

“那您说怎么办？”宋宇生有点生气了，丈母娘这些年总是这样。

钱淑华说：“今天晚上的演出你得去。往后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，行了吧？”

晚上宋宇生骑着摩托车来到剧场门口，他把车停在一溜儿自行车后面。

看车老大爷过来了，看了看车子，“哎，大灯可是坏的啊！”

宋宇生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忽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不远处一闪而过。宋宇生的目光立刻给吸引了——是江路！江路走到剧场边门，似乎亮了一下什么证件，然后进去了。宋宇生来了精神，他随即朝边门走去。这时，身着蓝色西装的赵科长走到了宋宇生面前，她的“四联烫”像旗帜，迎风招展。宋宇生只能停下了脚步，客气而无奈地笑了。两个人一起走入了剧场。

一大束红玫瑰插在一个后台的玻璃缸里，搁在化妆室门口。

演员们进进出出，来来往往，都朝花投去目光。一个声音叫着：“江路！江路！有人给你送花来了！”

江路正在给女报幕员化妆，听见叫声并不理会。女报幕员轻声说：“江老师，有人给您送花呢。”江路端详着镜子里女报幕员的脸，目光专注，还是没有答话。